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四十五回 細雨孤燈回噩夢 清樽皎月感秋聲

小鈺抱住了佩荃坐上了炕，把帕兒替他嘴邊抹淨了血，連叫幾聲妹妹，總不答應。正在沒法，聽見丫頭報：「太醫來了。」就叫把炕幔放下，王太醫診了脈點點頭道：「經阻久了，惡血上行，一時發暈。別放他躺倒，扶著坐一會，自會醒過來的。只消吃一劑藥，通通經就好了，不防，不妨。並沒什麼病。」

即時到處邊開個方兒送進來。忙忙取藥煎好，灌將下去。不多時，漸漸清醒了，還只嚷肚疼。又停一會，忽叫：「我要坐桶了。」小鈺抱他到桶上，揭起裙子，那白綾單褲上，已是染得鮮紅。忙替他解開了褲，正好細細瞧他那小縫子裡不住的淌出血來。丫頭們等他血住了些，就忙忙揩抹了，襯些紙，包紮起來。小鈺笑嘻嘻貼了他的臉，說道：「我今兒才瞧見行經是這個樣的。」依舊抱他坐在炕上，把臉兒緊緊偎著了。玉卿笑道：

「二爺今兒個好造化，盡你瞧著開心呢。」佩荃害臊，叫他：

「放了手，換丫頭來抱罷。」小鈺那裡肯放，直等他換襯了多回的紙，瞧個飽暢，才交給丫頭們抱了。自己同著玉卿回到怡紅院來喝酒過宿，不提。

轉眼又是端陽佳節，小鈺叫宮女、丫頭伺候洗澡，英英笑道：「如今五位王妃已經聘定，二爺儘管好去偷著瞧瞧。諒來不生氣的。」小鈺道：「如今反不愛瞧了，何必著忙呢。」倩桃說：「只當預支也可使得。」宮梅說：「獨自洗澡沒興，我去請了玉姑娘來罷。」小鈺搖頭道：「很不必，數見不鮮。竟是你們通脫去裙子，光著脊梁替我過身擦罷。」丫頭、宮女真個照他的話，嘻嘻哈哈的替他擦洗了一會，才起來。從此又過一月，正交二伏。天氣十分暑熱，小鈺就不叫他們陪睡，天天獨宿。那日傍晚，忽然起了一陣西北風，下了一陣驟雨。小鈺喝過晚酒，說：「今兒覺得枕簟生涼，早些安息，睡個暢覺罷。」

少停，朦朧睡去。恍惚在瑞香房裡，見羅帳是放下的。揭開一瞧，卻好值他光著身子，沉沉熟睡，週身細皮白肉，宛似紅粉裝成的一般，底下胯間小窠含苞，鮮紅柔潤。輕輕摩沙了一會，情不自禁，就脫去衣褲，跨上炕去云云起來。香蕊初開，猩紅點滴，瑞香夢中喊疼，喊將醒來。卻不很推拒，由他做個點水蜻蜓，款款進退，漸覺樂極興濃，真陽大泄。驚跳醒來，卻是一夢。佳紋席上淌了一窟的白精。忙叫起丫頭、宮女來換席，瓊枝道：「二爺自從習了房術，憑著乾到多久總不會泄，怎麼今晚夢遺起來？」小鈺道：「做了一個高唐好夢，夢中卻不會斂氣，因此遺了。」娟娟道：「這是滿則溢的道理，蓄極自然要泄。倒可惜了，一位王世子白白丟了。」小鈺笑說：「你快拿個小匙子，兜將起來，放進陰門裡去就會受胎，做世子的母親了。」憐憐笑道：「匙子是兜不起的。娟姐姐，你捨不得，快躺倒也蹺起腿來，我替你用指頭兒醮進去罷。」娟娟把那紅紗扇兒向憐憐亂打，罵道：「小油嘴，胡說！送給你受用罷。」

大家取笑了一會，聽見前窗外荷花葉上，後窗芭蕉葉上，瀟瀟淅淅還是下的細雨。房裡因嫌通宵蠟燭火氣太熱，只點一盞油燈。小鈺便說：「聽了這夜雨，又對著這閃閃孤燈，追想夢境，覺得有些感慨淒涼。快點上蠟，暖起酒來，喝了好睡一覺。」

自己光著身子盤腿坐在炕上，叫丫頭們通脫去褲，單條個紅紗兜肚兒，齊齊坐在炕上猜拳喝酒。喝了一會，才各自上炕去睡。

明日小鈺起身，梳洗完了，正在院子裡瞧素心建蘭。見瑞香笑迷迷的走進來，叫道：「二爺，我來說個夢，煩你詳解，詳解，不知是凶是吉？」小鈺道：「怪極，我昨晚也做了個奇夢。如今你先講來我聽。」瑞香道：「我夢見大觀樓面前有一塊石頭，其大無比，竟似一座山的模樣。山前舜華坐在中間，兩旁是碧、藹、瀨、淑四個姐妹坐著，卻不見二爺。我想也要上去坐坐，聽見有人說：『坐滿了，別上去，到後山去罷。』我真個轉過後山去，見個大山洞，中間玉卿、小翠、淡如和著死過的瓊蕊通站在那裡，還有香玉、盈盈眾宮女、丫頭們都站在裡面說笑。我見人多得很，諒來站不下的，復身要回房去。」

恍惚像夢醒了，仰面躺在炕上，你卻壓在——瑞香說到這句，就縮住口，不說了。小鈺問：「我壓什麼？」瑞香搖搖頭道：

「下半個夢怪不好的，別說他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也得了個夢。」

就扯他到假山背後石凳上坐下，細細說給他聽。他點點頭道：

「我下半個夢就是這麼的，一些不差。」小鈺笑著布了他耳朵輕輕說：「今晚何不做個應夢大吉呢。」瑞香道：「使不得。」

承二爺美情替我對定了親，你想誰肯像原是龜，帶了綠頭巾還要受你的糟蹋？若是別人相破機關，反目起來，豈不坑了我一世嗎？」小鈺說：「我也慮到這個，所以每每用著強制工夫，不敢幹那實事。」瑞香道：「除了淡如、小翠、瓊蕊三個，玉卿是不必說，眾人通知的了。餘外還有那個和你做過實事？」

小鈺道：「通沒有。」瑞香道：「妙姐姐和你睡了一夜，難道也沒有嗎？」小鈺道：「他那時燙得屁股兩腿稀糟了，如何還忍去鬧他呢？」瑞香又道：「友紅感激二爺得很，自然肯把身子來圖報的，你別瞞我。」小鈺說：「也是你這個話頭，我就不便認真鬧他，也只乾罷罷了。」兩個一面說，一面親著嘴捏著腿，十分留戀。小鈺說：「好了，散罷。別只管黏纏，就要應起夢來了。」瑞香也只得怔怔的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七月十五中元節，小鈺到芬陀庵瞧盂蘭盆會。傍晚回到怡紅院來，對著月光，拿了個大犀角杯兒喝酒，忽然聽見園中各處樹上一片響聲，似雨非雨，似風非風。小鈺歎口氣道：

「這個便是秋聲，歐陽子所以感懷成賦的。」倩桃說：「窮愁士子聽了應該發感，現在二爺處著這樣好境地，聽了盡好助興，怎也感歎起來？」小鈺道：「我想當年和淡如、瓊蕊、小翠朝歡暮樂，十分有趣。如今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回家的就要回家去了。古人說的，追憶舊游，如夢如寐，焉得不感慨呢！」

馥馥道：「快了，明年完了姻，五位妃娘娘由你東住西宿，怕不朝歡暮樂嗎？」小鈺道：「家花不比野花香。做了夫婦，就要各自矜持莊重，不比私下偷情的，可以任著性兒狂蕩得的。」

瓊枝說：「我們丫頭、宮女還是家花呢，是野花？」小鈺道：

「你們只當是雞冠、鳳仙之類，本是野花。如今栽在院子裡了，就算是家花了。所以俗語說：『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得著不如偷不著。』」金荃拍手道：

「怪道二爺好從事，而極失時。鬧得有些分兒，卻又撩開手了。」

原來是有心要偷不著，才好開心。可憐把這些姑娘們引得怪癢癢的。」小鈺說：「這卻不是有心，實同他們通是生在名門，對給宦族，一有了破綻，怕害他一世。所以欲行又止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苦衷。」香玉道：「甄家姑娘難道不算得大家麼？」

小鈺道：「小翠著了妖迷，玉卿嫁過丈夫，都不是含羞鮮花，還可使得。」紅藕說：「淡姑娘也算個舊家，難道二爺預知這原是龜縮著頭不理論的嗎？」小鈺笑道：「這卻是他自己願意移岸泊船，不與我相干。其實我終究有些抱歉的。」說罷，就想起淡如來。

第二天稟知王夫人，要去接淡如回來。王夫人說：「我早要去接他，因為天氣炎熱，遲了多時。如今秋涼了，正該去接他呢。」當日就打發家丁、媳婦發轎去請。淡如也記念小鈺，次日早早就回家來了，吩咐把鋪蓋箱籠發在怡紅院裡。小鈺連忙叫抬到紅豆莊去，交給香菱收著。盈盈笑道：「移岸泊船，正好作樂，怎麼送上門的禮物又假意見卻呢。」小鈺搖搖頭道：

「這個人臉老得很，動輒在人前嚷著我忘恩負義、得新棄故，我反臊得個難受。如今還敢去惹他嗎？」停一會子，淡如在上房喝得醉醺醺的，走將進來，道：「我在原家天天惦記二爺，如今回來，正好聯牀抵足敘敘闊衷，怎麼推了我到紅豆莊去？」

真是很新棄故，好硬心腸！」小鈺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已經出了嫁，自有匹偶，斷斷別再起這個念頭了。我倒有句話問你，你成

親第一夜，原可瞧出什麼破綻沒有？近來待你的情況何如？」

淡如道：「他相貌雖丑，那傢伙生得很長大。我家奶奶又天天把攀水叫我洗那下身，因此初次幹將起來，艱澀得很。我假意哭了幾聲，悄悄把那雞血染的鵝黃帕兒放在褥子底下。第二天早起，他瞧見了，樂得個手舞足蹈。近來待我比父母還要孝順些，又且寸步不離，那些丫頭眾妾通不沾染了。」小鈺道：

「他既這樣待你，姐姐更不該負他了。」忙叫宮梅提了燈，送淡姑娘到紅豆莊去。淡如大失所望，啐了一聲，使個氣，就坐上椅轎去了。宮女、丫頭們個個哧哧的笑個不住。少停宮梅回來，說：「淡姑娘回去好罵呢！」小鈺說：「由他罷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鶯兒打扮得紅紅綠綠，走進房來，向小鈺磕了四個頭，又打足全請了安。小鈺問：「你這個時候來做什麼？怎這樣穿扮得新鮮華麗？」他說：「我今兒五更天要出嫁了，特來叩辭二爺。」小鈺說：「我竟不知道。」就叫：「香玉、盈盈，撿幾件金銀首飾、簪鐲，再取十疋綢緞賞他。」他又磕頭謝了。小鈺抱他坐在膝上，連嘔了幾個嘴，說道：「你今兒五更上轎，明晚鬍子就有肉吃。很好，很好。我方才學了個新方法兒，傳給你罷。你今兒趕緊回去，煎些攀湯把那話兒狠狠洗洗。」鶯兒回說：「我家媽早早叫我洗了十多天了，還帶了一塊假帕兒去。二爺放心，不會露馬腳的。」小鈺笑道：「你們都有這些妙方兒，怪不得放著膽儘管鬧哩。」宮梅也笑道：

「怪道近來攀價很貴，原來有這些消處呢？」小鈺就叫宮女暖了酒來，二人摟抱著同喝了一會，才差個老媽子掌燈送了他回去。裊裊道：「二爺，你知道他為什麼挨到這時候才來？」小鈺道：「想是收拾嫁衣忙得很哩。」裊裊道：「並不是忙，他怕二爺留他過夜，招架不住。」小鈺道：「他這樣沒用，明兒怎樣招架新郎呢？」素琴道：「新郎諒來不曾習過房術的，怕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他有心避我，我等他滿月回門，偏叫他來鬧個整夜。」說笑一會，各自睡了。

次日聽見丫頭來說：「瑞姑娘又不好了。」小鈺忙起身去瞧瞧他，見他躺在炕上，雲鬢蓬鬆，蹙著眉叫心口疼。小鈺說：

「妹妹向來沒有這個病的，怎麼又害起心痛來？」瑞香道：

「自從夏天感夢之後，心裡鬱鬱悶悶，總不舒服。交了新秋，就覺得有些疼痛。如今身上也瘦得可憐，二爺不信，瞧瞧呢。」

小鈺真個坐在炕上，揭開被來，見他並沒穿衣褲的。就週身細細的撫摩、賞鑒了一番。贊他那兩條粉腿，竟是一雙玉藕。